

约恩·福瑟营造的孤独之境

瑶华

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由64岁的挪威作家约恩·福瑟获得,旨在表彰他在戏剧和散文领域的创新性成就。福瑟的作品在当代西方戏剧界早已享有盛誉,不少评论家将他视为“挪威的新易卜生”,获得诺奖的呼声一向很高。但对于广大中国读者来说,福瑟仍然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名字。

当前在世的欧美剧作家中,福瑟的作品演出场次名列前茅。2014年上海当代戏剧节曾推出“福瑟之繁花”单元,来自不同国家的剧团向中国观众展演了他的五部剧作。不过,福瑟的文学创作之路是从小说、诗歌发端的,1993年才开始创作戏剧,另外也写过儿童文学作品。挪威作家卡尔·奥韦·克瑙斯高是福瑟在卑尔根的创意写作学院教授过的学生,他对福瑟不同时期的作品做出评价:“福瑟起步时如实地描述世界,那些细小而不

可避免的实物与关系……现在他描述的是世界的真实,黑暗而开阔。”

福瑟笔下的“黑暗而开阔”氛围,并非指作品有着宏大的历史背景或是复杂的角色关系,而是所营造的人类共同的孤独感和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感。用“极简主义”来定义福瑟的作品,可能更为恰当。

《有人将至》于1996年完稿,是福瑟的戏剧作品中搬演最多的剧目之一,剧里仅有三个角色,连名字都没有,只用“他”“她”“男人”来指代。舞台设计极为简单,甚至台词也不用标点符号,有着类似于现代诗的节奏。“他”是一个年约五十岁的男子,“眼神狡猾,游移不定,行动迟缓”,“她”则是比“他”年轻二十岁的恋人(或妻子),“身材高大笨重,行动有点孩子气”。二人在远离尘嚣的海边买下一座老旧的房子,相互倾诉:“我们只想/找个地方单独在一起”“只有你和我/在这房子里/

如此远离人世”。但“她”总是有一丝惶恐不安,担心“有人将至”,尽管“他”反复强调“这里只有我们”,也不能消解“她”的恐慌。

果然,与“她”年龄相仿的“男人”闯入了这个二人世界,自称是房子原来的主人,打破了岌岌可危的平衡。“男人”出现了两次,与“她”聊天、喝酒,自称对他们新买的老房子很熟悉,“对每一个隐蔽的角落/都了如指掌”。当“男人”下场后,“他”不断质问“她”:“我们才刚刚到这儿/你就给自己找了个朋友”“你为什么把那张写了电话号码的纸片/放进你皮夹里”。房间里散发着陈腐味道的旧家具、“男人”祖父母的

照片,乃至用过的夜壶,都让这对男女陷入近乎崩溃的边缘,因为这些意味着“男人”始终没有离开他们的小世界。最后,“他”和“她”并肩坐在长椅上,在长久的沉默后,帷幕落下。

剧中弥漫的关于“有人将至”的焦虑情绪,以及“他”与“她”之间看似深情实则脆弱不堪的关系,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诸多令现代人感到孤独无力的时刻。当下一部分人的自我迷失与情感孤独状态,都在福瑟的剧中得以体现。



●格言画 杨树山画
人生而自由,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——卢梭

古人读书的仪式感

成甬

古人读书注重“仪式感”。讲究点的读书人,读书前要焚香沐浴,王羲之“把酒时看剑,焚香夜读书”,陆游“剩喜今朝寂无事,焚香闲看玉溪诗”,都将读书的仪式感拉得满满的。而不太讲究

易,每本书都很珍贵,郑重其事的仪式感是表示对书籍所承载内容的敬畏和感恩;二是做好一系列读书准备,有利于静下心来,沉浸于读书之中,每读自有所得。

的读书人,至少也要净手洗面,端正坐姿,清茗一盏。古人读书何以重视仪式感?一是当时书籍获取不

《篷窗随录》和杨富村

章用秀

在我的藏书中,常能见到书背的一角钤有“内部参考”字样的长方形小印章的旧版本、线装书。其中有一部名为《篷窗随录》,这是出自天津人的著作。我购得的《篷窗随录》一函四册,版刻精湛,堪称善本。此书刊刻于咸丰七年,作者沈兆沅是清中后期津门著名学者,一生勤奋博览。此书正是他汇录前人著作及个人读书心得的结晶。每每看到它,总让我想起五十年前的天津文庙和老书商杨富村。

20世纪70年代中期,天津古籍书店利用东门里文庙闲置的殿宇搞起了“机关服务部”。但鉴于当时的形势,又不敢大张旗鼓地经销古代典籍,于是便打出“内参”的旗号,需要者可凭工作证在“内部”购取,付款后都要在书的背面打上“内部参考”的小印章。一时间这里便成

了读书人的“天堂”。

记得是在文庙的府庙内,走过白石桥,靠西面的一间大屋销售线装古籍,偏东的一间大屋销售碑帖画册。我最先进入的是西面的那间大屋。进得屋内,四壁书架,旧书累累,令人目不暇接。负责销售的人员叫杨富村,早就认识,他是位老书商,为人机智而热情。我一进屋,他便端茶让座,还主动拿出一些书给我看。在这种文化氛围中,我常常不愿离去,有时一呆就是半天。我从他那里先后买到《盘山志》《青云韵注》《禹贡锥指》等数部清版书。

杨富村早年便是一位眼高手高的贩书好手。他常夹着布包往来于藏书家和读书人家中收书送书,谁手里有何善本珍籍,他心里都有数。他听说章绍亭有一套《二十四史》,便前去审定。那部《二十四史》,纸质

洁白,书品宽大,精刻初印,杨一眼认定为殿版开花纸,当即购进,后售予藏书家王西铭。尔后,瑞宝斋主人又由王西铭手中购出,售予恕斋主人陈一甫。杨历年来多经营大部头书,有业内人士说杨富村待人诚恳,“做生意就像做人一样谨慎而有智慧,从不看人下菜碟,绝不急功近利的事,因而深得客户信赖,彼此关系处得十分融洽,做起生意来,无论是对于买方,还是卖方,杨富村总能比其他老板抢先一步成交”。

杨富村既懂版本,又热心为读者服务,使我在与老先生的交往中受益颇深。先生得知我搜集天津历史文献,他特别关注有关天津的书籍,不断提供给我。一次他给我找到一部《水竹邨人集》,对我研究徐世昌帮助极大,当我撰著的《天津地域与津沽文学》《总统画家徐世昌》等书出版时,总忘不了杨富村等书业老前辈们。沈兆沅是天津地方史上一位著名学者、书家,为官时清正勤勉,归乡后受聘主讲辅仁书院,有著作多

部,杨富村先生为我觅得的《篷窗随录》乃沈兆沅著作中重要的一部。该书使我获知沈的生平和学识,也从中读得诸多津门的逸闻旧事。近几年,我还依据这部书写出了沈兆沅如何治理蝗虫、灭除蝗灾而使农作物获得丰收的见报文章。

文庙的“机关服务部”撤销后,我曾到杨富村的住所看望他。先生的家在河北区福安街的一条小胡同内。先生于2003年病逝,他的女儿说:“1980年,刚刚退休的父亲应聘在古籍书店装订组重操旧业,还带过施维民等三个徒弟。1982年,父亲经来新夏先生介绍到南开大学图书馆修补古旧书,同时在一职大讲授古旧书修补知识。一天,父亲在授课时突然中风,从此话语困难,腿脚亦不大灵便,终因心脏病发作而永远离开了我们。”



津门购书记之二

●藏书家故事

所继虽丰唯受书的谢弘微

陈德弟

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,唐人刘禹锡这句诗,大家耳熟能详,其含义是说斗转星移,人世巨变。“王谢”指六朝时两大名门望族——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。本文要讲的藏书家谢弘微,便是陈郡谢氏的一员。

谢弘微(392—433)本名密,字弘微,南朝宋陈郡阳夏(今河南太康)人,《宋书》和《南史》皆有传。弘微亲祖父谢韶,任晋车骑司马。其父谢思,官至武昌太守。弘微年少时,父亲去世,家道衰微。他十岁时,过继给堂叔谢峻,后来谢峻护帝而亡,封爵赐赏,财产全由弘微继承;但他只要书,其他皆不关心。据《宋书》本传(下文引用部分,皆据《宋书·谢弘微传》)载:“父熙(东晋安帝年号)初,袭(谢)峻爵建昌县侯。弘微家素贫俭,而所继丰泰,唯受书数千卷,国吏数人而已,遗财禄秩,一不关豫。”安帝时期,弘微继承了谢峻的建昌县侯爵位。他在原生家庭时,平日生活贫俭,而今所继承的财产极其丰富,但谢弘微只接受了数千卷的藏书,还有几个侍者,其他遗财俸禄,全不过问。由此可见其胸襟和志向。难怪他的另一位堂叔谢混一见面,就劝他早慧不俗,必成“佳器”,感叹“有子如此,足矣”。

弘微自袭爵受书后,过上了贵族生活。但他没有沉浸于声色犬马,而是在堂叔谢混教导下,与同辈族人一起,探讨学问,吟诗作赋。“(谢)混风格高峻,少所交纳,唯与族子(谢)灵运、(谢)瞻、(谢)曜、弘微并以文义赏会。尝共宴处,居在

乌衣巷,故谓之‘乌衣之游’。”谢混与谢灵运、谢曜以及弘微等谢家子弟,在乌衣巷府邸聚会饮宴,谈诗论学,吟诗作文,故谓之“乌衣之游”。这是当时文化世族的一种风尚。

刘宋代东晋,弘微甚受重用,“参预机密”,累官侍中,与琅琊王氏中的王昙首等五人并有“五臣”之称——宋武帝最信任这五人。弘微有学问,懂人情,不贪财,知进退。他曾为宋文帝的文学官,有文集流布。其兄谢曜喜好臧否他人,只要弘微在现,就常常插话,打断其兄之言,不愿让他哥因言犯人。他本可以从祖父谢琰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,但他放弃了,说“亲戚争财,为鄙之甚”。元嘉六年(429),文帝欲加其官,他“畏忌权宠”,固辞不受。史官说他人伦播美,后代兴旺。

手抄本

伍柳

整理旧物时,发现自己的一个手抄本,上面显示手抄的日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。当时我正上初中,那正是手抄流行的年代,很多人都有手抄的经历。

确切地说,当时传抄的还不仅限于文学作品,比如,我手头留存下来的一个抄本,就是文字加绘本的形式,有手抄的文字和临摹的图案。这个抄本介绍了医用人体的解剖结构,是个翻译本。当时相关图书很少,所以当这本书在几位美术爱好者手中传阅时,就真

的成了稀有的宝物。也不知是谁率先手抄和临摹,就带动了大家。传到七十年代初,我提前准备了本子,便五加二、白加黑地忙活起来,因为后面还有人等着。

多年后,这本书已经在书店登堂亮相,而且还有大小不同的版本。我给喜欢美术的女儿买了一个大版本的,翻看起来非常豁亮。再看当年的手抄本,虽然自己的手与手绘都很稚嫩,但与正式出版物相比,我却更珍爱它。这也算是敝帚自珍吧。